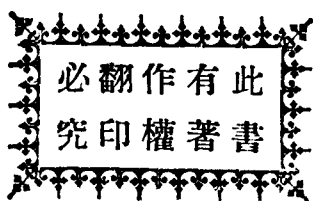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三集

六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再版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三集
六冊

(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校輯者 國學扶輪社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印刷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

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

及各省支店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

太清記

晉 王韶之

翔鶴

榮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岩。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

髮如鴨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鬢髮如鴨。

拔宅

許真君拔宅上升。惟車轂錦帳墮故宅。

玉樓

王母所居玉樓十二。瑤池翠水。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

洗頭盆

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擁琴朝謁

魏丘君秦山下道士。曾謂漢武帝東巡。擁琴朝謁。後仙去。

碧虛監

董奉上升。號碧虛監。

艷質

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神人也。

採菊

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

香爐峰

廬峰孤峭特起。氣籠其上。氤氲若香煙。

華嶽夫人

華嶽三夫人媚。李湜云。笑開星眼。花媚玉顏。

玉英粉

有道士持湯餅語人曰。此乃玉英粉。食之七日必羽化。

輸瀛州

橘中叟相謂曰。汝輸我瀛洲玉塵九斛。

河漢

翰曰。牽牛郎何在。女曰。河漢阻隔。不復相聞。

寓簡

寓山沈作喆

揚雄無子明白。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意者好賢之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見。可爲之歎息也。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一日內出尙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爲賢宰相。天下稱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舉而得之。可謂知人也哉。

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

元豐改官制。新作尙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尙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簣于廳壁。蘇子容爲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

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爲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各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眞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爲予言之。

國朝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爲弊。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爲姦。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斬侮。畧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墮之習也。關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摺帶。去朝服則衣之。謂邵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雍爲今人。當服今時衣耳。君實嘆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義。

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爲怪服。號曰唐妝。予謂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固已淺矣。而況于唐乎。

戚里高氏子。選尙僞公主。富貴鼎來。僞主敗。奪官。不得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閑人。又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蘇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畧無欹仄。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量行實。緣飾以文意。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儂薄。浮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獸畜耳。甘腐穢之食。逐之弗去也。

予壯歲嘗于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

心以其所畏也。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脩身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過從遊觀。亦且暫置。非省事。聊遠悔吝。晏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無爲。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

以飢爲飽。如以退爲進。乎飢未餒也。不及飽耳。已飢而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秦檜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檜讀之不樂。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畧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聞蓋塵耳。

子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于身無病。于心無念。于人無往還。于世無交涉。于妻兒無愛戀。則亦于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

物同歸于無。豈不快哉。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年數百歲耳。

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于陰陽家者流。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黃帝之書不可廢也。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前朝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蓋上已鄙厭王氏之學矣。

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殷之舊也。周制朝祀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爲變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母封諸侯。母以割地。顧於立夏之日。封諸侯。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

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賓客之所爲耶。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謂書不時。劉原父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爲得春秋之遺旨。發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實僭天子。然則原父之說。龜蒙爲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爲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戡之也。戡之者何。殺之也。蓋本穀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大叔已死於伐鄆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爲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朔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卽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

祀公卿草巡禪。則爲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

漢淮陰侯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內史。高帝因之。元年執盾襄爲此官。至武帝時。始有搜粟都尉。以爲軍官耳。治粟蓋誤也。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丁寶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爲雅聲。能老不廢忘。然則寶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曰工之專。不以別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無絃。玩其質而遺其聲。蓋聲形兩忘矣。

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桷椳。自往觀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簿楊修曰。門中活關字也。相國嫌門大耳。卽少損焉。唐相賈耽鎮滑臺。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旣成。有父老來觀。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與父老善。爲隱語。而楊賈能辯之。亦奇矣。凡門戶之制。自有尺寸陰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斲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爲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魏。惡人之知其微也。故爲此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謀。古今一律。可監戒也。樂廣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筆非所優。潘岳能爲文。而不工於立意。太叔廣詞令。辨給。摯虞不能抗。而仲治著書。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彥輔之意。爲作讓河南尹表。遂成妙製。可謂善用所短。摯與太叔爭名。更相鄙誚。可謂不善用所長。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剏。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歲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漑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伐謀攻其所必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虛也哉。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期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辨殺陳少陽事。呂令汪彥章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

曰。可殺。公獨何心。方金人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槩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迺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于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不可與。禮有可受。有不可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遇風。旬日絕糧。從桃彪貨百斛鹽以易粟。彪令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以辱之。是爲絕物。不仁甚矣。晉王修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舡。遺之却去。曰。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彼以善意勿受則已矣。而戾氣以詬之。是爲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斂而多費者其積益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刻急而無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蔽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玉有氛侵。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侵。今人不曉。乃謂狗葬尸氣所侵曰侵。非也。自有一種眞爲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爲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珽玉六寸。明白炤是也。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囂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辨其妄矣。孔安國謂三川皆入震澤底定。爲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辯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渠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

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灊澹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道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爲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爲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語言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止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於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爲敵國所料矣。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爲逆境。而子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爲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